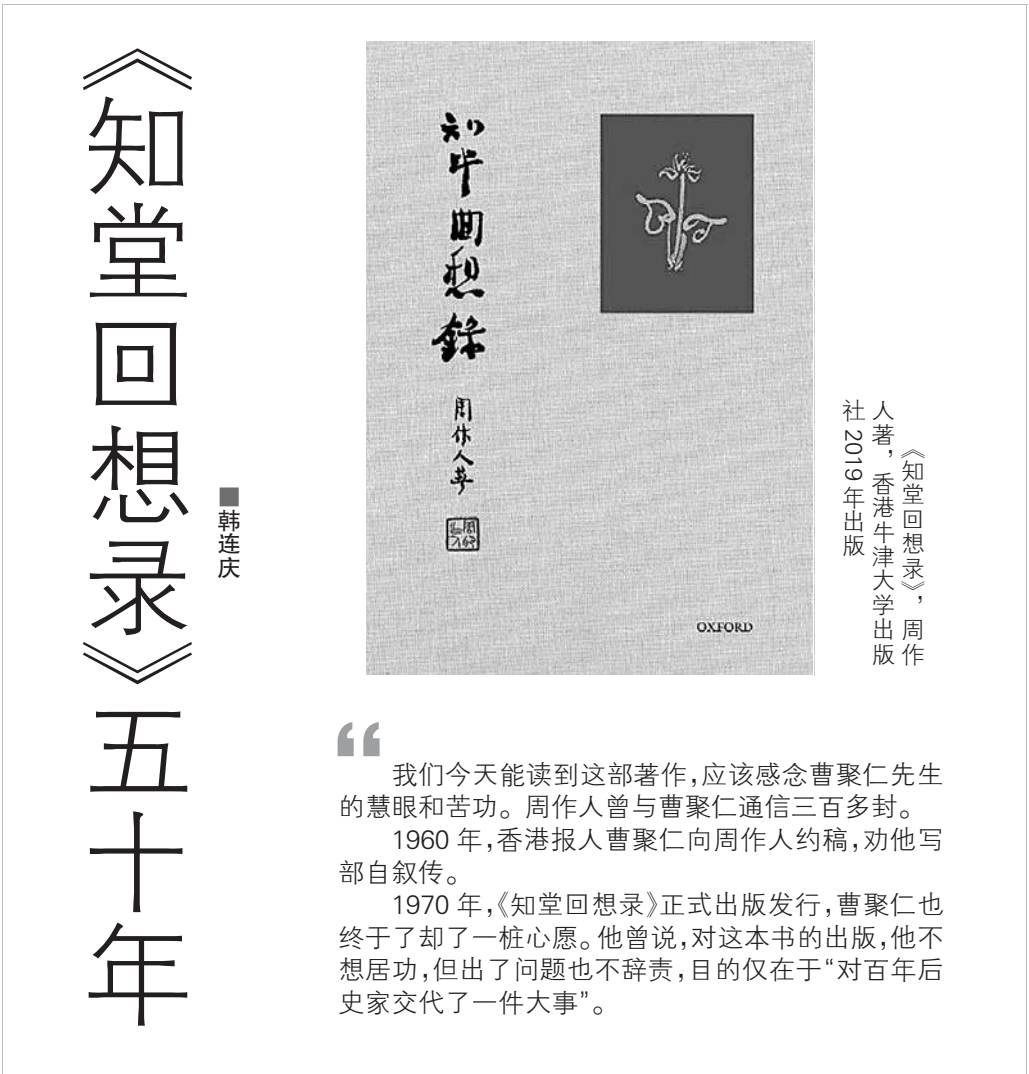




“我们今天能读到这部著作，应该感念曹聚仁先生的慧眼和苦功。周作人曾与曹聚仁通信三百多封。1960 年，香港报人曹聚仁向周作人约稿，劝他写部自叙传。1970 年，《知堂回想录》正式出版发行，曹聚仁也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他曾说，对这本书的出版，他不想居功，但出了问题也不辞责，目的仅在于“对百年后史家交代了一件大事”。

—

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于 1970 年 5 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首次出版，距今正好半个世纪。最近这部著作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体竖排修订版，封面依旧采用当年“三育”版的封面，也算是对这部作品最好的纪念。

1960 年，香港报人曹聚仁向周作人约稿，劝他写部自叙传。经过几天考虑，周作人答应写若干节“药堂谈往”，用他的说法，也就是一种感怀录。当时香港的《新晚报》承诺发表，并预支了稿费。到 1962 年年底，周作人已经完成了 38 万字的手稿，但依然未见发表。这期间他一度打算放弃，后经曹聚仁多次相劝，才没有中断。

《知堂回想录》最后一篇“后序”完成于 1966 年 1 月 3 日。次年 5 月 6 日，周作人去世。这本书成了周作人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同时也是篇幅最大的一本书。

1964 年 8 月，《知堂回想录》开始在《新晚报》连载，但是只连载了 40 多天就被迫中止。1966 年，曹聚仁又张罗在《海光文艺》月刊上连载手稿中的“北大感怀录”的部分，三育公司也着手排版制版，准备出书。但是到 1967 年年初，《海

微评

孙宁华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评《强亦忠科普文选》

在呼吁重视全民科普教育并身体力行坚持几十年如一日撰写科普作品方面，苏州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强亦忠堪为典范。《强亦忠科普文选》作为他 40 年来科普作品的精粹汇编，引领读者通过文章回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世界、对科学乃至自我认知的曲折历程。

作为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投身于酒泉原子能基地和苏州医学院放射医学教育事业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今年八十高龄的强亦忠从 1980 年至今，坚持纵现时代变迁、结合现实问题、运用专业知识，融入家国情怀，或振臂一呼、或娓娓道来、或洋洋洒洒、或点到辄止，以求求真务实的态度，解疑惑、发先声、释国策。

强亦忠的科普作品融汇“四科”，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特别注重普及“后三科”。强亦忠认为，科普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而科学素质的关键在于“后三科”。这在他创作的科学小品、科学时评和科学随笔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科普作品中努力体现趣味性和文学性是他一贯的追求。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注意篇章结构的运思、篇目标题的设置和语言文字的推敲，常用形象的语言、巧妙的比喻、新奇的联想、睿智的幽默，使作品具有可读性。

如《“核侦探”探脑》《重忆 SARS 之痛》《从“张悟本现象”我们能悟出什么》《量到微时令人惊》等，仅看题目就有一种吸引人、打动人的力量。

本书分为科普文章、科学小品、科学时评、科学随笔、科学诗歌、科学游记、科幻小说、科技建议和科普论文等 9 辑，许多作品堪为样板，对于希望提升科学素养和科普写作技巧的读者而言，都是开卷有益的。

《强亦忠科普文选》，崔凤梅、李敬磊组编，云南科技出版社 2020 年 1 月出版

光文艺》停刊，而三育公司由于经营困难，也无力出版该书。

曹聚仁为了当初的承诺，继续筹划如何出版周作人的这部遗稿。他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对于故友的遗著以及现代文献之保存，不敢放弃责任。”但是他又不想把这件事公开，以免被人利用，而是“为了国家体面”，只想把这事处理得好一点。

经多方周旋，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从 1968 年 9 月 23 日开始连载《知堂回想录》，前后用了十个月，所得稿酬用于三育公司的出版费用。

1970 年，《知堂回想录》正式出版发行，曹聚仁也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他曾说，对这本书的出版，他不想居功，但出了问题也不辞责，目的仅在于“对百年后史家交代了一件大事”。

我们今天能读到这部著作，应该感念曹聚仁先生的慧眼和苦功。周作人曾与曹聚仁通信三百多封，加上曹聚仁的回信，如果能够出版，应该是另一份珍贵的记录。

二

周作人在书中第 178 节“从不说话到说话”

毛姆《总结》之不完整总结

汪晨华

毛姆何许人也？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生于巴黎，父母早亡，由伯父接回英国抚养。20 多岁弃医从文。从 1903 年起写作剧本。

一战期间，赴法国战场救护伤员，并为英国情报局工作。一生遍游欧、亚、美，1928 年后定居法国南部。

之前拜读过他以法国画家高更为原型写的《月亮和六便士》。这次从友人处借得《总结：毛姆写作生活回忆》来读。全书共 77 节，一气呵成，从第 71 节开始更是精湛。言已尽，意无穷。我常要看停停，才能有所悟。

这本书被称为毛姆自传，在我看来，它既不是自传，也不是回忆录，更像是一位六旬老者反躬自省的絮絮叨叨。无论是内容还是时间的跨度都倾注了他一生的思考。

戏剧应贴近诗歌而远离现实，其本质在于效果而非真实。与演员、导演合作是毛姆的短板，也是他几乎无法避免的难题。另一方面，不断演变的戏剧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察觉到伟大剧作也难以逃脱这一文学体裁的局限之后，毛姆转向其他媒介，从讨好大众的戏剧家转为搭建亲密关系的小说家。

毛姆小说创作的启蒙归功于莫泊桑。他写作生涯初期的作品皆因不成熟而失败。人人都可以写作，但只有经过长期持续坚定的努力才能写出 oeuvre（毕生之作）。

作家在现实中取材常常是以管窥豹，游离在凡人看待世界的束缚之外。及至下笔，便把记忆提取、压缩、填充，最终以出书的方式摆脱它。这般的创造性工作赋予作家造物主般非人的人格。

40 岁，毛姆厌倦生活，向往俄国和婚姻带来的新生和平静之时，战争开始了。他前往法国、瑞士、美国，辗转到了南海群岛与当地入生活。这个与城市和文明无缘的新世界满足了他对美、浪漫和自我新生的期待。其后他在彼得格勒执行特工任务以失败告终，回到英国，并因病前往苏格兰休养两年。星空下的独处令人沉醉，疗养院的人际交往却是陌生的畸形世界。

战后，七次长途旅行的观察和交谈让毛姆否定了人的独一无二性，对自身之外的态度转为 arrogant（傲慢的）——“兄弟，我要简单地告诉你我对人类的意见。他们都是真心诚意之人，可他们的脑袋却是完全无能的器官。”

在短篇故事的创作过程中，毛姆有意识地避

中说，“古来许多名人都曾写过那些名称忏悔录、自叙传或是回忆的文章，里面多是虚饰混杂，例如卢梭、托尔斯泰、歌德都是如此。那是艺术作品，所以它的价值并不全在事情的真实方面，因为读者并不是当历史去看，只把它当作著者以自己生活为材料的抒情散文去读，这也是很有意味的。”

而他写这部回忆录，“也同从前写《鲁迅的故事》一个样子，只就事实来作报道，没有加入丝毫的虚构，除了因年代久远而生的遗忘和脱漏，那是不能免的，若是添加润色则是绝对没有的事。”所以，他的写作原则是不粉饰，但有选择，“凡是私人关系的事都没有记”。

我读回忆录或者传记一向是抱着读小说的心态来读。著名的西部片《双虎屠龙》中有句很有名的台词“When the legend becomes fact, print the legend”。这句话有的版本翻译成“当传奇成为事实，传奇自然流传”，有的版本还翻译成“当传说变成现实，现实也会铸就传说”。换句话说，大家更喜欢传奇而不是事实。

我们都知知名人轶事多数是假的，但这些假的比真的更能刻画人物的性格，你要是非得追究这些轶事的真假，反而显得过于学究气了。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哲学家拉康会说“真相具有虚构的结构”。

近年来我喜欢上了知堂的文字，尽力收集他的作品和研究著作。此前国内系统出版过《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散文全集》和《周作人译文全集》。周作人去世已经 50 多年，他的著作也进入了公版，这几年许多出版社又出版了大量版本，有的粗制滥造，配不上知堂的文字。

而岳麓书社出版的《周作人作品集》四十种比较有特色，书名集周作人的字而成，扉页影印了民国原版的封面，装帧采用裸脊锁线，可以平摊阅读。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打算重印周作人的著作，以这部《知堂回想录》起始。尽管有了多个版本，我还是又买了一本，只想满足阅读繁体竖排的周作人文字的心愿。

《周作人自编集》的校订者止庵曾说，日本的出版社在作家的作品进入公版之前，都会集中出版一次，最后支付作家后人一笔稿费，这样做比较厚道，而国内的许多出版社却坐等作品进入公版。

据牛津版《知堂回想录》中说，这部著作虽然已有多个版本，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接近著者的本意”，而牛津版这次订正了以前版本的 800 余处错误。让人奇怪的是，我们这么多大学有中文系，中文系里有那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为什么没人出来整理周作人的著作？可能因为这都不算“学术成果”吧。

现在研究周作人的成果不少，可据我这个外行看来，大多数的研究都属于“外国研究”，传记类的，研究各种关系的成果很多，深入研究的较少。

牛津版的校订者五度在“校勘记”中说，“知堂的出版以及研究，都还在初级的阶段，眼下似乎也没有振兴的迹象。但我们应把眼光放远，相信将来会有人研究，会有更多的人阅读。”

对此，我也深有同感。比如周作人为中国文化“把脉”，认为中国文化总体上是健康的，他把汉代的王充、明朝的李贽和清朝的俞正燮视为中国思想界的三盏“明灯”，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但对这些问题，现在依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应有的重视。

域外

法国学者二人传

■武夷山

请注意，我标题说的是“二人传”，不是东北二人转哦。

2019 年 7 月，美国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出版社出版了卡伦·奥尔森的著作 *The Weil Conjectures: On Math and the Pursuit of the Unknown*（本文作者译为“韦伊猜想：论数学和求索未知”）。本书写法很奇特，因而很吸引人。

一方面，它是法国知识界两位名人（也是兄妹）的传记，传主分别是数学家安德烈·韦伊（1906—1998）和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西蒙娜·韦伊（1909—1943）。另一方面，它也含有本书作者奥尔森的回忆录的成分，她回顾了自己学习数学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该书也可以说是 20 世纪的数学简史。

1948 年，安德烈·韦伊提出了“韦伊猜想”。而本书标题的“韦伊猜想”具有另一层含义：这是作者奥尔森对于韦伊兄妹的生活与思想的深层分析与梳理。梳理得不一定合适，只能说是一种“猜想”。

奥尔森是小说家，曾担任媒体机构《得州观察家》的编辑。她本来似乎很明显是要走文科的路的，却阴差阳错地进了哈佛大学的数学专业。她回忆道，自己喜欢数学的部分原因，是觉得数学是很确定的，是一大块真实、严谨、无可指摘的坚实知识体系，“是自己可以把握住的，好比公交车上的把杆一样”。

可是，在哈佛的那段日子，她发现“有那么多悬而未决的、有待质疑的、不可靠的东西”。毕业后，就决定到新闻界发展。但是，她从未放弃对创造力的迷恋。而她觉得，数学之抽象纯粹正是创造力的典型缩影。因此，本书充满了对创意生活的思考。

为了写作此书，她仔细研读了韦伊兄妹的来往信函，在网上听了哈佛大学一位数学教授的系列讲座。她将哲学思想之介绍与韦伊兄妹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之叙述巧妙杂糅到一起。奥尔森觉得，在梳理韦伊兄妹的知识追求的过程中，她自己追求知识的热情也被再次点燃。她想表明，有时候，最微妙难言的知识追求亦能带来极大的精神回报。

哥哥安德烈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30 年代参与创建了布尔巴基小组，对现

代数学多个领域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1979 年获得沃尔夫数学奖，1994 年获得京都奖。他拥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很多荣誉头衔。

妹妹西蒙娜是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后来成为神秘主义者。她 5 岁的时候，听说一战前线的士兵没有糖吃，她就拒绝吃糖；二战期间，她又不愿意摄入比敌占区同胞的定量更多的食物。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她 1943 年 8 月 23 日在英国逝世，年仅 34 岁，但留下了约 20 卷的著作。

西蒙娜生前名声不大，但她的著作对后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她一辈子对受压迫者强烈同情，并试图与他们共患难，表现在她去农村干过农活，也去工厂车间做过苦工，也像普通劳动者一样吃得半饥半饱。她竭尽所能去帮助受压迫者，但往往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却效果甚微。她一辈子注重反思内省。英国文学家 T.S. 艾略特曾评价说，西蒙娜是“类似于圣人的一种天才”。

兄妹二人在不同的领域追求真理。西蒙娜本人工作于人文领域，但不是数学的门外汉，她把数学作为一种冥想练习的手段。她与哥哥的关系很好，经常写信请他解释其数学研究成果，安德烈也认真回信。对数学的解释总是很难的，西蒙娜未必能完全看得懂哥哥的解释，但哥哥的来信鼓舞她思考创造力的问题，并写下自己的独特反思。

安德烈·韦伊有一本法文自传，其英译本 *The Apprenticeship of a Mathematician*（本文作者译为“一个数学家的学徒生涯”）于 1992 年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过译著《信仰与重负——西蒙娜·韦伊传》。

在小说家的生花妙笔下，《韦伊猜想：论数学和求索未知》这本兄妹合传应该能吸引更多读者去了解这两位了不起的法国学者。事实上，该书入选了国际著名图书社区 Goodreads（优质阅读）评出的“2019 年十大科技佳作”。

追寻飞鸟千羽翼

■段艳芳

迄今为止只有三类脊椎动物成功地克服地心引力飞向蓝天，它们分别是翼龙、蝙蝠和鸟类。古老的翼龙曾是中生代的空中霸主，却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夜行性的蝙蝠常隐匿在偏僻的洞穴中，但称不上美观；唯有身着彩色羽毛的鸟类成就了令人惊叹的飞行奇迹。

鸟的种类繁多，五彩缤纷，形态各异，而且往往歌声婉转。鸟类也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触到的野生动物类群之一，因而观鸟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愉悦身心的自然观察活动。

在十多年前，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朱敬恩在朋友的带领下去观鸟。看到普通翠鸟，胸口黄澄澄，身披一袭宝蓝色的袍子，在望远镜镜头前是那么美丽和灵动，他被深深地吸引，从此走上观鸟的道路，并给自己取了个“山鹰”的自然名。

那么，观鸟究竟观什么？观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作为“观鸟界里的文艺青年”，勤思考、爱阅读的朱敬恩一直保持写观鸟日记的习惯，在陆续出版的两部“山鹰观鸟”游记——《从野性到感性》和《飞悦四季》中更是重新梳理思路，以流畅如诗的语言讲述了他种种有趣的观鸟经历。

对朱敬恩来说，观鸟是从熟悉到陌生、从小欣喜到大探索的过程。城市中的小区、公园和校园等地，不仅是居住和休闲之处，也是适合观鸟的地方。

浑身黑色、叫声婉转的乌鸫以及喜欢站在树顶鸣叫的白头鸭等常见鸟是春的使者，执着地呼唤着春天；黄浦江上的鸥，驭风翱翔、自由自在，似乎让他看到曾经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期许。

在山林之中，观鸟多了一份寻觅的乐趣：冬季的九寨沟，森林、溪流、松萝、苔藓还有鸟，比如令人惊艳的朱雀雄鸟，这是怎样一幅天地美景啊；在观鸟圣地高黎贡山百花岭，百花盛开，百鸟相伴，是一场热闹的相逢。

在湖泊和湿地观鸟又有不同的体验，如东滩涂的惊天鸟浪带来的是震撼，若尔盖花湖则是沉静。即便去人迹罕至的荒漠地区观鸟，柴达木盆地里的带着雏鸟的毛腿沙鸡，站在吐鲁番枝头放歌的棕颈鹳、胡杨密林里充满好奇的长耳鸮以及久觅不得的金黄鹨，无不昭示着即便在艰苦的生活环境，生命同样生机勃勃，观鸟同样无限精彩。

一年四季，循环往复。在朱敬恩眼里，“美景四时更迭，均为观鸟好时节”。

春暖花开，留鸟育雏忙，冬候鸟北归。他在四月的和煦春日去厦门大学观“过境鸟”，还在山林里听金胸雀群的欢歌、感受红腹锦鸡的气宇轩昂，在料峭春寒中闻川西，于暴风雪后寻到蜚声观鸟界、如梦似幻的“血雉”。

夏天炎热，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无疑是观

